

美文 | 阅读 |

守护生命的本真

高少东

窗外连绵几场秋雨,不经意间把人们带进了迷离时节。正游弋在一寸秋雨一寸寒、孤雁独鸣西风过的情绪里,突然被眼前这枝玫瑰牵住了读秋的目光。一枝已暗褐枯萎的玫瑰,犹如一簇温馨的烛火,霍然照亮我苍茫寥落的心境,直抵灵魂深处荡漾开来。

我从乡野田间走来,也许天生缺少时尚的趣味。比如这花语,什么荷花象征纯洁,康乃馨寓意健康,紫罗兰寄情浪漫等等,知道不多,徒随人云亦云而已。经历青葱岁月,也似曾识了玫瑰这雅致符号的隐秘心动,但时至今日,我内心依然颇为纳闷,总觉得玫瑰与爱情有些不搭界。

论芳香她不比兰桂,看姿态也稍逊梅竹,比艳丽更略差牡丹,间或尚有数粒刺丁时时暗示:小心吧,别伤着你我。有人艾怨玫瑰有刺;也有人愉悦刺中有玫瑰。个中况味,真还有趣。

恍然记起,案头这枝玫瑰还是我夏季随意插进笔筒,时光流转已至初冬,其独具韵味非但未有稍减,竟然又呈现出另一种崭新的姿容:原本翠绿的枝叶通体浸润为花瓣样的浅浅血红,枝型与花朵虽少了几分鲜活的气象,但多了几分引人入胜的深邃意蕴。把持唇边,更诧异于身子骨里透出的缕缕气息依然。我不得不由感叹她秉持的独特神性,也

品味出她情有独钟留下的生动诠释。玫瑰的今天与昨天为何是同样的美丽和精彩?她不仅仅是历经过风浸雨润,也不是简单的涉足了世态炎凉,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在荣与辱、得与失、进与退、光明与阴晦的循环中,都守护了生命的本真本性,身处不同的生命季节都报以莞尔一笑,而诗意栖息于一己时空,沉醉于一方围苑、相守在心心体己的那份纯粹初心之中。

噢,谢谢玫瑰,致敬玫瑰!这样想来,犹如久旱的心地遇上甘霖,迷茫而寥落之心之雾海骤然升起的灯盏——一个经年不解而悄然得来的答案。

记忆中的石磨

杨进峰

家乡有个大窑洞,那窑洞可是我儿时的乐园。走十多米的陡坡可进入窑洞。顺着窑洞走约十米,便可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直径约三米长的漏天大院,院子离地面有三米深。左右两个院子的四周土壁上又各凿出十几眼窑。老人们说,这个大窑洞,曾经是我们整个家族80多口人生活过的家。

在这个大窑洞两侧的大院里,有吃水井,有石桌石凳,还有树木等,但我记忆最深的是石磨。石磨就在进了窑洞往右拐进右侧大院的洞口处,这里采光好。儿时,小伙伴们喜欢在此捉迷藏,可以绕着石磨转圈圈不被对方捉到,甚至还在石磨上爬上爬下的玩。

石磨有一米多高,是一个用石头砌成的直径约有一米五的圆形高台,台上装有上下两个直径约八十厘米的磨盘。磨盘顶端有两个直径五厘米的洞孔,将粮食从此洞孔灌入,转动上面的磨盘,上下两层磨盘会将流进磨盘之间槽道的粮食磨成细粉,这便是石磨磨面的原理。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我的记忆里,乡村已经有了电磨,石

磨早已废弃,全村人所吃的面粉都是电磨磨出来的。村人只要将粮食拉到电磨房,一袋上百斤粮食,用十多分钟,电磨就会将粮食磨成雪白的粉末。

虽然现在石磨早已废弃,但大人们依然保护着石磨,只要看到孩子在石磨上玩或将泥巴等污物带到石磨上,大人们总会指责。大人们说,那毕竟是祖辈们磨面的磨子,看到有污物放在上面,比吃饭看到饭菜里有只苍蝇还难受。

在那个年代,农村用电没有保障,短暂的停电几天是经常的事。大人们说,电磨磨出的面粉白细,好吃。一旦停电了,电磨就无法运转,家里没了面当下之急就得向邻居家借。短时间的停电还可以应付,但若停电十多天,家里没了面粉那就得动用石磨了。

在12岁那年,有一次乡村停电半个多月,好多家都没了面粉,大人们只好将石磨彻彻底底地清洗一遍,开始使用石磨磨面,我有幸亲睹了石磨磨面的风采。

石磨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洞,插上两根长木棍,人推起来比较费力,大

人们便从生产队的马房里牵来一匹马,为了防止马偷吃粮食,给马的眼睛戴上眼罩,便让马开始拉转磨盘。

马一圈一圈地拉着磨盘转着,粮食便顺着磨盘顶端的洞孔缓缓进入,经过磨盘碾压,粮食会变成粉末从上下两层磨盘间的缝隙流到磨盘下面伸出来的石沿上。

大人把碾碎的玉米或小麦粉收拢再倒入石磨,这样反复碾压,直到满意为止。然后再将碾碎的细粉倒进箩里筛,漏下去的便是雪白面粉,筛出来的便是麸皮。

石磨磨面非常缓慢,磨一袋粮食需要三四个小时,而且磨出的面粉远没有电磨磨得白细。大人们说,以前没有电磨时,石磨从来就没有闲过,男人们下地干活,女人在家磨面粉。

在我18岁离开家乡那年,那个放置着石磨的窑洞坍塌了,石磨也被深埋在下面。如今,坍塌的窑洞早已被填平变成了良田。

养活了祖祖辈辈不知多少代人的石磨,如今早已没了踪影,成为历史的印记留在我们的脑海,氤氲着旧时光里的温暖。

墨香天府

空中“小花园”

李新梅

我家阳台的栏杆上,种有绣球、天竺葵、百合、长春花、薄荷、芦荟,还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的花,姹紫嫣红,夺人眼球。因为家住二楼,被我昵称为“空中小花园”。

休息时,我在阳台上摆上了一溜高矮不等、大小不一的花盆,装上松松软软、黑乎乎的营养土,买来绣球、天竺葵、长春花的幼苗,百合的球根栽种在花盆里。

此后,我每天读书或做家务累了,就去看我的“小花园”,一天无数次,就像是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



惜它,盼望幼苗长大。每天早晨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小花园”,看绣球叶子由小到大、花朵颜色由浅到深的变化;天竺葵又长出了新芽,开出了深浅不同的红色的花朵;长春花从温暖的春天开到了炎热的夏天;百合也冒出了头,慢慢长出了长长的杆子,露出了小小的花苞;薄荷经过摘心、打顶后,长成了茂密的一大盆……

我的“小花园”不仅愉悦了我自己,给家庭也带来了情趣。儿子一有空就跑到阳台,看看哪棵苗上又开出了花,数着数儿,还不断地催促我:“要多浇水,多施肥,花儿才会开花长大。”可是花儿们不用每天浇水啊,一定要遵循干湿再浇的原则,否则容易烂根。弟媳也常抱着侄子来阳台,说:“看看你大伯母的小花园。”嗬呀学语的侄儿也懂欣赏,总是忍不住伸出小手想揪掉开得最鲜艳的花朵。

当清晨的第一缕霞光把灰蒙蒙的夜幕徐徐拉开时,燕子

在防护栏上呢喃,麻雀也来造访,立在绣球上啾啾。这时睡到自然醒的我伴着鸟鸣起床了,下床后直奔阳台的“小花园”,青青的幼苗,五颜六色的花朵,动听的鸟鸣,令我的心情格外好。

养花除了美好,也经历了痛惜。前两天,凌晨突然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我从梦中惊醒从床上一跃而起,赶紧跑到阳台将栏杆上花盆放到地上,等把40多盆花全搬下来,我才发现一盆百合的杆子从中间折断,由于太过慌张,失手将一盆长春花掉在了地上,手也被划破了……虽然狼狈不堪、筋疲力尽,但看到被我搬下来的大部分花儿安然无恙,我才舒了一口气。

晚饭后,和儿子在小区里散步,每当抬头看见阳台上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花儿们,感觉心里满足极了。

小花园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起来。我很感激我的“空中小花园”!

父亲的草帽(外一章)

兰祖全

太阳又一次把季节举上一个高度。

父亲,手把禾锄,耕锄午日骄阳。

阳光如鹰之羽,俯冲着透过父亲的草帽,挂满沧桑的脸颊。还有汗水。

一丝细风掠过。父亲的草帽,以伞的形状飘落,覆盖秧苗。我的

心头,此时,一股暖流流过。

母亲的针线

母亲已经很老了。每一根白发都能拴住一个故事,流淌一条河。

我时常听到雨季漫过母亲的额际,亲切地照上我的躯体。我感觉到温馨而凄楚。

母亲已经很老了。面对这样的悲怆。我接过母亲手中的线,认真地穿上她手中的针,听她颤抖的剪刀裁一条密密麻麻的小路。

母亲已经很老了。在这样想母亲的季节,抚着母亲灯下的补丁,每一个线节都印着母亲一个湿湿的吻。

徜徉月色

许永强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我喜欢徜徉月色。面对月色,情怀如何,逸兴如何,领悟如何。“窗外一片浮青映白,悟入处尽是禅机”。

尘世间一切事物都在不同程度地变幻、更替,唯有那月色始终清新如初。伴随人生之旅的总有很多烦恼、紧张、忧闷和寂寞,最能舒展心灵、梳理思绪的许是那挂在永恒高度的明月。此生能时常置身于祥和、静谧、温馨的月色之中,找回一些散失在岁月深处的美好记忆,并用如水的月华洗濯那落在记忆上的岁月风尘,让她们美丽如初,便是一种造化。

款步在情韵流逝的月色之中,每每瞬间的情感律动都是一把钥匙,随手都可以打开一扇蕴藏记忆的门。童年那份数星星、唱儿歌、荡秋千、看流萤的欢趣,少年那缕打水漂、采红莲、堆雪人的天真,以及那弯缀满青春红晕的摇在梦里梦外的相思小船,都若一尾尾美人鱼般恣意游弋、穿梭、蹁跹在盈盈若水的月光之中。

漫步在平软如毯的郊野上,看远处如镜的水塘边那一排婆婆的水柳,她们像是从月宫走出的仙女,有的身着洁白的长裙在银河边舞蹈,有的在银河中欢快地洗浴、嬉戏;当我脚踏到荡着禾香的田野旁,看那戴着草帽的稻草人,便悠然调侃地自语:稻草人,你是

在默默地守护着庄稼,还是虔诚地守望长着翅膀的安琪儿?拾趣在蜿蜒如带的山道间,静静地聆听银光闪烁的草丛间虫儿唧唧浅唱和挂着银丝的枝头上翠鸟的甜甜呢喃,便婉约地感觉好似那名冠千秋的“江南丝竹”,端坐在光润圆滑的月亮石上,潜心地赏听那山坡上披着“洁白纱幔”的岩石间叮咚而落又哗哗流去的泉声时,竟超然的像是置身于,怀抱琵琶的唐朝侍女弹奏的“高山流水”美妙意境中,从“高山流水”的幻境中走出再仔细阅读那从脚下流向远方的小溪时,顿又感到那清澈的小溪像是一面爱情的魔镜,折射出初恋情人般慑人心魄的眸光与亮丽醉人的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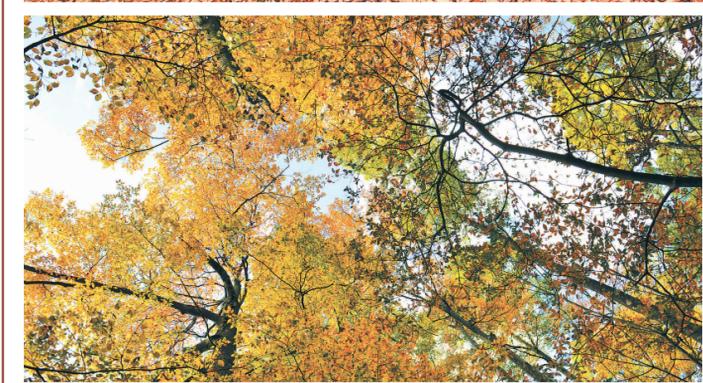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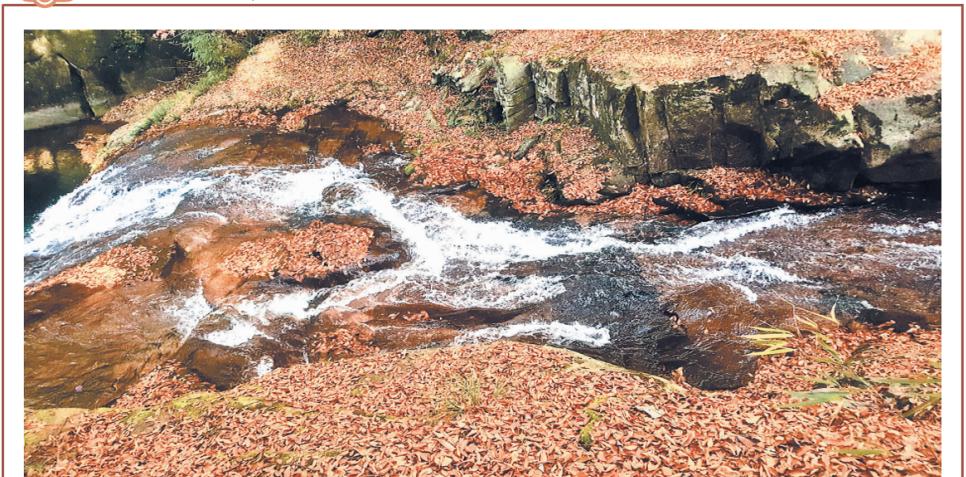
月在静夜里抒写着圣洁的诗,我在圣洁的诗里徜徉。让舒展的心灵体味着一种旷世的风流;让情感的绮丽和月亮的茸羽交织成一娟娟柔丽的丝带,舞起生命与自然相拥时翕动而出的和谐、温馨与浪漫。

手捧一朵朵雅香、洁丽的月亮花,让亲情与圣洁在身旁、在广袤的天地间弥漫、升腾;让不绝如缕的思绪和翩翩拍动的灵魂在月羽下丰盈;让律动的心音在灵魂的天空涌动着月色的波涛。

纵然,月有升、落、圆、缺的自然轮回,但只要我们一生去坚守那信念的高度,她便会永

远以温柔、祥和的目光,神采奕奕地向我们眺望,并永远沐浴、照耀着我们灵魂的家园,使我们永存感动。

摄影作品



▲ 溪沟秋色 肖定怀 摄

▲ 万木耀秋

小说 | 看台

月凤和大壮已经好了大半年了,两个月前第一次跟他回老家,看到大壮家那三间东倒西歪的土砖房后扔下一句“啥时候推倒起了新房子再提结婚的事”,便掉头而去。急得老母亲落了泪,大壮红了眼,他从小没了父亲,下面还有两个弟妹要上学,修新房子谈何容易?

也正应了天无绝人之处,第二天,好事便找上了门。他在县里承包工程的表哥来到他家:“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婚姻大事可耽误不得,我镇里有一套房子,早几年就简单装修过了,够你们一家子住。我们换房子。”大壮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这几间泥砖房能抵得上镇上的房?他和母亲交换了一下

眼神,表哥出了名的精明能干,怎么会看上我们这几间土砖房?不会是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政策吧,听说当年国道从李家湾通过时,有好几户人家有四五十万的赔偿……

表哥看透了他们的心思:“不要多想,我就是在城里住烦了,空闲时想多在乡下呆呆,空气好,清静。你要是不愿意,我就找别人换。”这

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谁会不愿意,两人很快就签好了合同。

大壮喜出望外,把家搬到了镇上,月凤也有了回心转意的迹象。表哥很快把房子推倒,重新建好装修一新,红墙蓝瓦,在小小的村子鹤立鸡群。

不久就是中秋佳节,大壮提着月饼回村看望三叔,却看到表哥拎

着大袋小袋进了隔壁三婶家。三婶一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接待了他:“谢谢你啊,我听我妈说,你这段时间对她很是关照。”

“远亲不如近邻,我就住在你家后面,邻居互相关照是应该的啊!”

一打听,原来不久前三婶的儿子从外地调回本县当副县长,主管基建这一块。

诗 | 笺 |

马尔康之夜(外一首)

李中焜

梭磨河的水波,倒映着昨日的清激
几朵黄花,在风中摇曳的样子
似乎和远处寺庙的经幡一样深沉

月亮并不亮,只有水的响声
搅动着一个个外乡人的内心
遥望巍巍高山,在窗外的空地上
风,正奔向天际

走累了,就在这里歇歇吧
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马尔康
夜色如此美好

安静

在海拔四千米的梦笔山
我没看见雪,只有蓝天和白云
只有那不停吹着的山风
在蹒跚的小道上,牦牛和我步履维艰

从河谷到山顶,路并不长
但每走一步,都让我气喘吁吁
啊,从前的雪山那刺眼的光芒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涯?
一去不返

现在,我必须安静下来
在路上,我要把一路的风景和沧桑
都收录在这一首《安静》的诗歌里

遗失声明

小街袁安会啤酒店(注册号:51152860 0016348,经营场所:兴文县樊山镇小街,经营者:袁安会)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2019年10月30日

邻居

欧阳华丽

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谁会不愿意,两人很快就签好了合同。

大壮喜出望外,把家搬到了镇上,月凤也有了回心转意的迹象。表哥很快把房子推倒,重新建好装修一新,红墙蓝瓦,在小小的村子鹤立鸡群。

不久就是中秋佳节,大壮提着月饼回村看望三叔,却看到表哥拎

着大袋小袋进了隔壁三婶家。三婶一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接待了他:“谢谢你啊,我听我妈说,你这段时间对她很是关照。”

“远亲不如近邻,我就住在你家后面,邻居互相关照是应该的啊!”

一打听,原来不久前三婶的儿子从外地调回本县当副县长,主管基建这一块。